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第二回 危教讀正規彈鋏客 劉僉事亂和閨情詩

卻說危先生同道士離了天壇，黯然歸來。道士自回庵去。危先生將到自己門首，一個小丫頭直迎上來道：「爺快家去罷，姑老爺同姑奶奶都上京來了。奶奶正急著找爺呢。」危先生聽了丫頭的話，三腳並兩步走到家裏。只見院子裡堆了幾個箱籠，他妹子喚珠姑奶奶的，正立在院子裡看著個帶來的老媽子搬動呢。一見危先生，帶笑帶說道：「哥你好自在啊！妹子帶了你家妹夫，老遠的來探望你倆哥嫂，哥反跑開了。」回頭又高聲喚道：「你舅子來哩。成日家說親戚隔遠了不得會面，今朝反裝著姐兒躲起來哩。」

那妹夫戚少甫嘻嘻臉走了過來，郎舅相見，自然有幾句寒暄話兒。珠姑奶奶早先進了屋子，嚷道：「嫂子，哥回來哩。」

裡面應道：「姑奶奶你坐著歇一回罷，那行李橫豎有他招呼阿桃安置呢。」危先生進了屋子，聽得老妻褚（鄭）氏在隔壁，把碗盞刀砧搬弄得鏗鏘介響。走進去喊喊喳喳的講了幾句，便捧著支煙袋笑嘻嘻的出來，將煙袋送給少甫，才各自落坐，敘起契闊來。

危先生道：「妹夫在江南過活得好。前兒寄信來說不久要到福建去，我原不放心，常說父母面上只有這個妹子，這一去隔得愈遠了，不想今日倒得上京來。」少甫正要說話，珠姑奶奶搶著笑著說道：「老媽子浸沒鍋兒裡，說也話長呢。你妹夫前兒在江寧縣衙裡時倒也好。後來你外甥女兒沒了……」鄭氏在隔壁聽了珠姑奶奶話，接著道：「可不是麼，玉一般的孩子，怎便沒了。親戚家隔了路，錠也沒送包兒。我說姑奶奶是自己人。倒不得便抱怨沒禮節兒。要是別個，不說不疼孩子，便說是連親妹子都忘了呢。」珠姑奶奶笑道：「嫂子說笑話呢。親兄親嫂面上，那裡就論到這些上頭來。後來縣太爺調了。你妹夫的飯碗是要人家送上門的。世界那裡有空飯碗擱著等人的呢？」

高不就低不湊的閒了一年，家計自然越發艱難了。前兒你妹夫家姨丈有信從福建來，說做了巡按司署的秘書了，要四五十塊錢的勾當還容易位置。我喜得什麼似的，催他快走。誰知他一日挨一日的，不到一月，那姨丈又？誤斥革了。」

說時，向少甫手中接過煙袋來，吹了幾口，接著說道：「哥，你想開門七件事，還是少得衣著、少得吃喝？天可憐見，千探萬聽的，曉得你妹夫的堂舅舅劉八爺，現在財政部裡當差使，手面也還有，才赤緊的投奔了來。一來尋個出路，二來瞧瞧哥嫂呢。」危先生沉吟了回道：「至親聚首，原是件快事。」

只千里投奔，認堂舅舅做靠山，怕打錯了主意呢。」少甫不住點頭。珠姑奶奶笑道：「妹子原說讀書人是子雲詩曰拘慣了的，哥說靠不住。有門路麼？門路原要人去鑽的。小秦王登基還要打三年仗，世上有現成飯吃，叫化兒也坐著不動了……」

正說著，鄭氏在裡邊喚阿桃。珠姑奶奶忙道：「偏勞了嫂子了。左右是自己人，青菜白飯也行了。勞師動眾的，家裡又沒三爨四婢的。你要什麼，妹子來幫著罷。」說完，走了進去。

一回又札著雙油手兒出來，向危先生道：「你妹夫是有些臨場怯。成日價記念著哥，見了面又啞了嘴巴了。」又向著少甫道：

「我幫嫂子去。你也把江南事情給哥談談啊！」說道，又笑著進去了。

危先生見少甫穿件半新舊的藍緞薄棉袍兒，方袖對襟團花元緞褂兒，鬢髮半斑，風塵滿面，不覺歎息道：「舉世渾濛，仕途尤穢。就令得志，殊非自好之士所宜久居呢。」少甫停了會道：「謀生事難，遂忘清白。明知得非樂土，怎奈失更牽愁。這『自好』兩字，只索向飽暖而後從頭懺悔哩。」危先生怕他不快，將話岔開，講些京華故實。

那阿桃早捧了盤出來，盤內盛著兩碟菜，並酒壺杯箸等。

那江南帶來的老媽子幫著打開了桌椅，郎舅兩人便對酌起來。

鄭氏道：「姑奶奶也喝一杯去罷。沒見過客人廚下忙著，主人反坐著吃喝的。」珠姑奶奶笑道：「我們還算得客麼？你妹夫這會得了事也罷，沒事時，看要四個肩膀擔著兩口兒吃著嫂嫂一輩子呢。」這幾句話，說得隔壁危先生同少甫笑都起來。鄭氏笑攆著他道：「你給我出去坐，莫盡在這兒鬥玩笑罷。」說完，直把珠姑奶奶攆了出來。

珠姑奶奶才打橫坐了，一面喝酒，一面商量明天去找劉八爺的事。珠姑奶奶道：「這又須哥替你妹夫一遭了。他是才上京的，丈二和尚那裡摸頭顱去？衙門上去找人不方便的，還得向衙門問明白了他的住處，到他住處找去才便呢。」危先生道：「這也不是費手腳的事。只那劉八爺官名職銜是應該先曉得的。」珠姑奶奶正夾了塊雞，擱下瞧著少甫道：「不是叫其什麼嗎？」少甫道：「他官名原叫其光。只職銜卻不很明白，多怕是個簽事罷。」

危先生聽是劉其光，不覺撫掌道：「不想妹丈竟望門投止到這人。」少甫道：「舅兄認識麼？危先生道：「人卻不認識，只他是個著名的寶貝，精圓透亮，財政部裡有數的幹員呢。」

珠姑奶奶瞧著少甫道：「可不是我那句話麼，誰是天生的三頭六臂兒，左不過會自己打點罷了。」少甫聽了微笑不語。危先生正色道：「一剎風華，吾儕自非所及，待到頭榮辱，卻還各未可知呢。」說時，阿桃端上飯來。這一宵至親話故，自然有許多的瑣屑。從此，戚少甫夫婦便暫住在危先生家裡。

再說那劉其光，本來是全（前）清時的江蘇候補從九，在巡警講習所讀了半年的書，居然成了個警政人才，署了南區區官。口才也便給，幾句應酬文字也還過得去，不上半年，便膺了上峰寵遇。後來巡警道壽州吉小香升調淮北鹽運，其光便加捐了個鹽大使，跟了小香去，小香留他充了個總文案。從此兩人竟成指臂。民國成立，小香一帆風順，竟做了財政總長。其光便由鹽大使資格不次超擢，變了簽事的薦任官。自謂外而廳長，內而司長，可探囊而得。不想小香不久罷去，款段出都。

一人更易，全局盡翻，小香舊人，被新總長粵東齊之章如掃落葉一般，一個個翻下筋斗來。獨有其光早就預備下這著，懇著小香移交時，將他這簽事飯碗向新總長懇勸托付，才算沒事。

只廳長、司長的好夢。少不得暫且擱起了。

那天是大總統特定的雙十節，各機關一律放假。那些部員如破籠而出的群雀，一陣陣滿京城裡的叫噪跳躑。主事哩，僱員哩，一輩小老爺們資格淺、荷包小，不過青雲閣一茶，至美齋一酒，中和園一戲罷了。簽事大老爺身分大了，青雲閣、至美齋嫌人跡叢雜，不耐煩去的了。其光的公館在手帕衙衙，是崇文門大街的中段，交通最便利的地方，所以那些預先約下的過節同著玩的朋友都在他家聚集。

他正在書房中等著，手裡隨手拉著本新小說，看見裡邊載著一首濃圈密點的閨情詩道：

娉婷婀娜更風流，倚檻憑闌傍畫樓。

哀怨傷心愁緒裡，郎離妾去覓封侯。

不覺笑道：「詩做到這個地位，連我佐雜出身的也不由不贊賞哩。」說完提筆寫道：

讀閨情詩，效作一絕。詩曰：

放屁居然下氣通，詞人墨客更詩翁。

無雙第一真難匹，如此閨情嚇煞儂。

寫著，自己看了一遍。笑著將那部小說一丟。忽聽得背後一人撫掌笑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只罵得人太刻薄，仔細被那班大小說家逞窮勁咬去你肉罷。」

其光回頭一看，見是個華服少年，穿了件銀灰三閃緞銀鼠袍兒，玄色一斗珠的緞褂兒，粉臉烏頭，出落得非常華彩。只嫌裝點

過分，便不免有些油頭少年的氣味。其光卻十二分的慇懃，忙立起握手道：「失迎了！怎一聲也不出的進來了。」說完，把自己坐的那張椅挪上了半步。那人讓也不讓，便自坐了，向書桌上翻了一回，一冊冊書的撩過了，便笑說道：「老劉，你在部中得了新聞麼？」劉其光是何等機警的，忙道：「沒有啊！」少年笑道：「你預備著罷，這一個月內，怕有熱鬧戲瞧呢。」其光忙把椅子挪近了一步，悄悄問道：「可不是有些更動麼？」少年搖首道：「怕還不止更動。」其光急欲再問，忽聽得一陣笑聲，兩個人嚷進來道：「他倒好，發明了這個秘窟，竟從沒說過一聲。今天這東道是敲定他的了。」一路嚷，一路闖進房來。猛見那坐著的少年，忽然聲消氣息，面紅過耳，垂首鞠躬的立著。真是：